

卷十五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毛亨 傳, 漢 鄭玄 箋,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經-詩-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145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毛詩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之一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
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

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
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

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音反依字且邊
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古又音故傳音直應反案詁改者是古義所以
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

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
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通

正義曰關雎者詩
篇之名既以關雎

以關雎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為詩以
曰鳴鳴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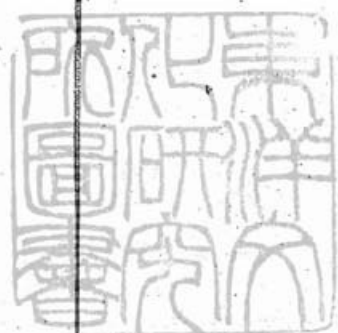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3038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毛詩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一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萬物失其性者王

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

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藻音早鎬胡老反樂音洛篇內唯注八音之

樂一字音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正義



由此王居... 萬物之性而不得其所... 故詩人君子觀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 樂反以刺之幽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 獨言之者此言將喪武王也... 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 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 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 禍。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 以致陰陽不和旱蟲死喪疫病害加草木... 人飛走羣衆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 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 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興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 頌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為得其

魚 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

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

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

其著見 頌符云反說文同韓 **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王 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

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

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

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 豈本亦作惛同

悛七全反改也 **魚在王飲酒** 正義曰言明王之

流又司之 **魚** 似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

頌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遠尚得其性則水陸之肥充
 不盡然其萬物若得其所矣既萬物得其所天
 爾時武王何所在乎於歸京樂此八音之樂與
 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
 反亦愷樂飲酒故刺之○傳頌大至其性○正
 釋詰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
 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為得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
 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魚之至著見○正義曰
 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正
 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
 二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
 又言人物者魚在在藻有莘其尾○傳莘長貌○莘所
 物即魚也
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
有那其居○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

其吾處那然安也○反乃多○疏○那安至然安○正
 故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頌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數徵會之而無信義我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傳幽王

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

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

無救也○救本亦作救侮亡甫反朝直為反

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采芣詩者刺

幽王也

微石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
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微知
其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之詩言古之明
王能為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錫命之事序總命以
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意於經無所
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會諸侯
當也○**○**幽王至無救○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
必為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爲謀焉
不然不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而無此
以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此
征討之實無寇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
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
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
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
方無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
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

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
侯怒乃與緡西夷大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微
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
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傳與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

也羊則苦豕則蔽**○**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
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劔
羹故使采之○筐音匡筥音舉芼亡報反蔽音
微藿火郭反劔音刑羹古衡反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

也**○**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繩
乘

反下注車乘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玄衮卷龍也白
駢乘皆同

與黑謂之黼音云及與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黻謂紵衣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

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衮

古本反玄衮冕服黼音弗紵知里反本又音補卷脊魁反下同

必減反冕也音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

盛之筐盛之以為牛汁之芼筐管所以受所采之菜

以興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

朝也乃云有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為無可予

之物尚與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

命之禮平故刺之音鄭唯以不與為異其文義則同

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

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

茶也滑菹豈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管受所采之苦

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音菽大豆至采之正義

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為藿

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

牲牛不獨為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

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髓置之於俎

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俎謂之餽羹

故言乃用餽羹也即公食記餽羹是也以其草菜地之

音

云及與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黻謂紵衣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

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衮

古本反玄衮冕服黼音弗紵知里反本又音補卷脊魁反下同

必減反冕也音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

盛之筐盛之以為牛汁之芼筐管所以受所采之菜

以興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

朝也乃云有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為無可予

之物尚與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

命之禮平故刺之音鄭唯以不與為異其文義則同

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

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

茶也滑菹豈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管受所采之苦

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音菽大豆至采之正義

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為藿

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

牲牛不獨為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

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髓置之於俎

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俎謂之餽羹

故言乃用餽羹也即公食記餽羹是也以其草菜地之

予之言通及玄衮及黼為文但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
之耳觀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
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龍是服同
賜之矣。○玄衮至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龍而義未明故申
祭即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績人文。○龍卷龍於
至章者。正義曰傳雖云玄衮卷龍而義未明故申
之玄衮者。玄衣而畫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卷龍而
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卷龍而
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為一也。謂
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衮黼之在衣也
衮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衮畫衣而
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
引之者明衮黼非一衣君子總諸侯也故彼注云九
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繡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馬凡三也玄冕者衣無
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為首唯玄冕無文耳
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無文
矣。同耳裁以爲衣舉衮舉黼正非謂冕名但差次
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
一人何得獨言及則兼上而得兼下則五等所賜冕
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得兼下則五等所賜冕
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玄冕者鄭即解
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終南美秦襄公
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
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衮黼之意諸侯之
得有文章者以有文章者為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
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焉為耳

詩經卷之五

五

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

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

博二寸脛本日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

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

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芾音弗股音古

音福紆音舒予音與偏彼力反大音泰鞞音必黃光

曠反下同長值亮反脛胡定反膝徒丁反解古賣反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傳申重也

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

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

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樂只上音洛下音止

直用反下同樂樂上音止

洛下音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

旂有禮又服赤芾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

束如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自

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偏束如此故又以禮樂

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

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

今王不能然故刺之赤芾對朱為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以

裳幅緝內則亦單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巳杜鄭皆云

今之行膝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偏故傳辨之云邪

幅正是偏也名曰偏者所以自偏束也○芾音古

至予之○正義曰芾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

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

較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

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

之王天下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以佃以漁則皮因食
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以佃以漁則皮因食
其皮也以前人之情而論在前為形體之藝宜其所先
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
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布帛絮
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為布帛絮
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為布
象太古之蔽膝故云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為布
帛必始於黃帝其注云舜始象未起自何代也明堂位
曰有虞氏服較注云舜始象未起自何代也明堂位
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言始尊祭
服謂之鞞鞞猶大夫士之有爵弁猶大夫冕服謂之言
弁鞞鞞猶大夫士之有爵弁猶大夫冕服謂之言始尊祭
有鞞鞞猶大夫士之有爵弁猶大夫冕服謂之言始尊祭
弁鞞鞞猶大夫士之有爵弁猶大夫冕服謂之言始尊祭
即爵弁也士服謂之爵弁以鞞鞞配之則冕服謂之言
之故知冕服謂之爵弁以鞞鞞配之則冕服謂之言
謂之鞞鞞以冕服謂之爵弁以鞞鞞配之則冕服謂之言
象其制則同俱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

象其制則同俱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
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
彼論鞞鞞此言較而引之者明此二股之文云今
又言脛本曰股者明邪幅如行在股之文云今
行勝者言行而絨束之故云偏其在下交匪之文從
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交匪之文從下而上
言之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交匪之文從下而上
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也彼交匪之文從下而上
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與人在邪幅
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也故此
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據諸侯自服也天子
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此據諸侯自服也天子
天子所賜故云自芾幅隨之此據諸侯自服也天子
縱使心實解情亦將服束之而此其服幅之禮不自
者作者欲美其因古者至不然而美之能依禮不失
是者自備束矣○其事因古者至不然而美之能依禮不失

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
乃後命予之即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則由神
福祿申重之謂使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
祈祐是神申重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
謂係辭也天子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
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維柞之枝
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今王不然

其葉蓬蓬傳蓬蓬盛貌**箋**云此興也柞之幹猶先祖

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為興者

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

明也柞子洛反又音昨**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

只君子萬福攸同傳殿鎮也**慎反又音珍**本作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

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

連屬之國亦循順之便平婢延反韓詩作**維**

正義曰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

茂盛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

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

德相承無乏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

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

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

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以安定今

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從以
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
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傳蓬蓬盛貌**箋**云無異鄭之傳
柞葉而言蓬蓬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
故為同也此興至者明**正義曰**箋云無異鄭之傳

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
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
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云
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柞為興者由柞
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
後君賢者生其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為
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
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為義故取柞為興
亦然也○**傳**殿鎮○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
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為家諸侯為天子
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傳**平
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
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
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傳**諸侯至循順
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
賢才之德能辨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
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
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為貴故特舉賢而言不

傳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
終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即引
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
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為霸長連
屬之國與**汎汎楊舟**紼繩維之**傳**紼絳也繩綫也明
此同也

王能維持諸侯也○**傳**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
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綫以制行之猶諸侯之

治民御之以禮法也○**傳**汎芳劒反紼音弗爾雅云紼絳

綫如誰反**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

之傳葵揆也膺厚也○**傳**葵其維反膺類尸**優哉游哉**

亦是戾矣**傳**戾至也○**傳**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

好呼

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

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做之。故言王當親九族是為不親而發言也。既八章上二章則流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即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敵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為驕如蠻如髦也。

駢駢角弓翻其反矣

傳

興也駢駢調和也不善繼繁巧

用則翻然而反云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

之則使之多怨也

駢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

列友弓韜也藥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云

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

望易以成怨

疏

駢駢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

者角弓此角弓難則調和當善用之若不善置繼繁而巧用之則翻然而其體反房矣是用角弓之難也

以興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順當善待之若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駢駢至而反

○正義曰駢駢文陣角弓即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和也。既已調和復云翻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

不也。既已調和復云翻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

子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相當如彼文。引

子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相當如彼文。引

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各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
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不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
今北狄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櫜中不復任用也
和而言櫜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
之櫜也故知櫜義為然不以恩禮御待定本待作待
體也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
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閉謂之骨肉者
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變通言骨肉者
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并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
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關弓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
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爾之遠矣民足然矣爾之教
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也

矣民胥傲矣

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

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

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

反疏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傲之故知汝

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故為相於之辭此言此令

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瑜傳綽綽寬也裕

饒瑜病也云令善也。綽處若反寬大也疏此令

瑜。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由以

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

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

人少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

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民之無良相怨一方云
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

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

反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

及之此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論云斯此也此毗志反鄙曰民之至斯亡正義

相病此又申而戒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

兄弟相病又申而戒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

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於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

之人不但遙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

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教之

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

良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皆是以人初不善兄弟

至於已斯亡以此二事而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

又於外遙則相怨爵則不讓由先言良事以反之

怨恚正義曰欲解無良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

也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

也其身思彼所以於我而不獲於彼則情怨之而不即相怨

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得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

也徒空也彼不可怨而忘之是空也傳爵祿至愈

危正義曰由爵不讓而忘之是空也傳爵祿至愈

已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則已傳爵祿至愈

必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

處昌慮

反恚一瑞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之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

云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

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戶才反許慎云小兒

笑也揮如食宜饅如酌孔取傳饅飽也傳云王如食

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

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

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本音嗣注同宜如字

我也饅於據反徐又於具反取如字沈又音娶音

至孔取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怒言老馬反為駒

而用之猶王於老人反為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

為不復自顧其後已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

王之不怒故天下傲之皆無良相怨也因致王尊者

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飽而已如酌者

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者器中之飽亦足則停

是王於老者當節敬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

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正義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

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其顛下今之笑而為之名

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

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

故九族不宜慢之傳王如至之禮正義曰王如

食老者食則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

酌酒以與人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

過度故食言宜饅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

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

比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

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
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
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
族人燕則以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族食世降一等
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
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
孔於人飲酒器受之喻不宜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
少故為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
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為孔也
毋教孫升木如

塗塗附傳孫後屬塗泥附著也
云毋禁辭孫之性

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椽也塗之性蓋著
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
則進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傳微美也
云猷道也

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
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母教至與屬也
毛

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
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孫之升木若
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孫之性
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
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與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
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
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性皆以仁義
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
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屬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
而棄惡但無人啓教耳王何不教之乎鄭孫後以附為
木椽言以塗泥塗木椽則易著餘同
○傳孫後至附
著也正義曰孫則猿之輩屬非援也陸機疏云孫後
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攬長臂者為後援之白
鬚者為漸胡漸胡後駿捷於攬猴然則孫後其類大

同故樂記注云後彌猴也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
是訓附為著故王肅云敬傑升木必也如以陰之也
著○母禁至則進○正義曰說文云母止之也
女象有好之者言止其好而稱母故母為禁辭以
升木類之則附為有形之物不得為著故易傳以塗
之易著必是物之器者故為木捍捍謂木表之麤皮
也以得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
用之故言必也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
仁義教之則進此章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
乃言其樂善故言母為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
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教小入孫毓難鄭云若喻
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為禁之而云母乎是未
得立言耳雨雪漉漉見見曰消漉漉見日氣也漉漉云雨雪
之盛漉漉然至日將出其氣於見人則皆稱曰雪今
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

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

啓教之○雨于付反注及下同漉符矯反徐符處反

音於見反云漉見日出也見乃見反曰音越莫肯下
下同韓詩作聿劉向同始見賢通反又如字

遺式居婁驕○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

今王不以善政啓小入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

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下

反注卑下同又如字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婁王

力住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爾雅云衰鳩樓聚也

俱反○易化之事言天之毛以為上言入心易進此言

至於見天賦然之日氣人皆稱之曰此雪雖漉漉然而盛
以興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

詩經注

云

長沙

言之日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為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處數為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為異言小人者又無用此早下隨從行自居處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早下隨從行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王教之也此云現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序又從日故知現是日氣也○雪消不復須言矣義曰以日者人言之辭若只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以燕燕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知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論語曰矣以雪比小人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與政則天論語曰子為政焉用殺而後言誅小人者以王與政則天論語曰實有罰天下喜王為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

雪浮浮見現曰流傳浮浮猶漣漣也流流而去也如
蠻如髦我是用憂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
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為大憂也髦

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尋毛鄭之意

當與尚書同音莫如蠻至用憂○正義曰言由王

候反行下孟反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令如南

詩經卷之五

三

長江

國之荆蠻如西方之夷鬻行如夷狄王不能變我
用為大憂之欲令王興善政而不能由此以刺之也
○南蠻鬻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鬻雖在南故為
揔名也○今小至從焉○正義曰言如以比之是
小人之行此如夷狄也傳言夷鬻不辨其方之所在
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
從之其中有鬻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鬻
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
是西方也彼鬻此鬻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苑音鬱徐於阮反中丁仲反下注不中同朝直

適反篇疏苑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正義曰經內周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

句為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為刑罰不中其
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
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
之意揔三章之義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傳興也苑茂木也傳云尚庶幾也

有苑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
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

焉傳憂今不然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傳蹈動暱近也傳

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

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

不朝之意傳蹈音悼鄭作悼病也暱女俾予靖之後

栗反又女筆及徐又乃吉反

予極焉傳靖洽極至也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

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

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反本俾必爾

後皆同極毛有苑至極焉毛以為有苑然者庶

如字鄭音棘疏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

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與有道德茂

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

往朝王由王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

上帝之王其變動而其心不刑罰妄作汝諸侯無

得自往親近之心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

不任已以事言心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

更至焉今有事心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

不欲朝王也心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

以王暴逆故訴心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

不可朝事甚使心中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

假我朝王王留我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

考績我雖無罪於心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

庶幾尚也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庶幾尚也

焉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
王不任已事則君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
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靖
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俾使若釋詰文極誅釋言
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
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
信讒反誅放我也以凶矜有苑者柳不尚惕焉傳惕
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息也○渴欺例反
上帝甚蹈無自察焉傳察病也
云察接也○反○察則界
俾予靖之後予邁焉傳云邁行
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
察病也鄭以上睚類之讀為交際之際故言接也○
邁行至行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也○
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予將行之者昭元年
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

諸游楚之宗傳曰將行于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
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
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子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云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
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
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留音附曷予靖之居以凶

矜傳曷害矜危也云王何為使我謀之隨而罪我
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商延
有鳥至凶矜

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
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
而止也今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
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

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旋即罪我故恨王云何由
使我治之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即罪之是
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為異餘同。
傷害。○正義曰傳雖曷為害亦訓為何故害。○
否皆為何也。○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誅放類
之故知凶危。○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
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魍魎。○
是也。○九州之別。○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
遠。○六服之外。○以有地屬之。○故樂而言焉。

苑柳三章六句

毛詩註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一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
也。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

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
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

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章章六句

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其民不
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
之，公朝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亦不
但為一朝一夕而已。身自與上齊，亦作詩反，以
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古之人，故作詩，以
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此及白華，獨言周人
周人者，謂京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
蓋人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
上人者，以無常義例也。不言刺幽王，此刺當時之
常非指刺王身故。下民亦不言刺幽王，然風俗不齊，亦
者，德過非即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
行，德服非一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
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一行，有常
不於心，不可知其不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
在，於衣服，不可知其不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
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由

之。人是摠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
二事。○摠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
在身者，是體之所服也。直云衣，總謂在首者，冕弁之
也。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總謂在首者，冕弁之
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
玄冠，為冠弁對其餘弁冕而立名。非摠諸冠與此
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
民，則與民為長者，皆昇之。故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
為官倡導師領之人，即邑宰卿遂之官，言凡語廣
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眾矣，當各以其事
服之。今云衣服，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
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
對之矣。明為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閒暇之處，宜
自放縱，猶尚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
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云：其容
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
也。其非也。言專為一明服，色齊為專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傳彼彼明王

也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

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

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

差出如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周忠信也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

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倣之又疾

今不然望如字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

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德

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特奢淫巧偽都邑流

人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男子行成之

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

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

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蜡之裘則是

有衣楊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

以狐裘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則黃衣故以言

焉至此觀經為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

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

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夫

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郊特牲云野夫

黃冠黃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

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之非同於常祭其實

詩經卷之二十一

詩經卷之二十一

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為
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
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
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
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
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
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
服之明矣以庶人服大羊不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
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
駟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為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
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
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
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總之云疾今奢
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
出於言而後為行故經以此為文次也。都人士
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人士
所法倣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若深識
當為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

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
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
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
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彼都人士臺笠
緇撮。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

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
明王之時儉且節也。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音
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夫音符
本亦作扶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密直如髮也。云彼君
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

髮之本末無隆殺也。綢直留反密也緻直置反本
亦作緻隆俗本作降殺所界反
又所我不見兮我心不說。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
側反

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我不知後三章作

弗見一本四章同。王彼都至不說。正義曰言彼

臺草為笠。縹布為冠。以儉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

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

殺言其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

不復得見。古之人士。女德行如是。由正。此義曰。臺

歡說而憂。心思古也。臺所至布冠。由正。此義曰。臺

草名。可以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

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夜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

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一也。亦卉也。郊特牲曰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冬所

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所

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為笠。縹

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貌。言

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以表節儉也。案郊特

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縹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

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

縹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

王

臺

野

美

非

意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正義曰傳變網言密則以網為密也。網者網罟之
言故為密也。彼君十至隆設。正義曰文承於
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文也。以密在於心故
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
始終不虧故言本末。彼都人士充耳琇瑋。琇瑋石
也。云言以美石為瑋瑋塞耳。音誘瑋他見反。彼君

子女謂之尹吉傳 尹正也。云吉讀為姑尹氏。姑氏

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且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

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姑。毛如字。鄭讀為。我不見兮。

我心苑結 云苑猶屈也。積也。音鬱。又於阮反。徐

王苑結。毛以為言彼。功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

為結矣。鄭唯尹結為異。餘同。然盤屈如繩索之

曰淇奧傳曰琇瑋美石。說文云琇瑋美石。次玉也。然

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瑋美石者。誤也。今

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瑋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

王肅云以美石為瑋。實其耳。義當然也。淇奧說武

公之服以琇為充耳。此都邑無人亦用琇者。禮天子

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

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

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云尹正
之辭寡。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
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正。義曰言謂之者。是
為姑美其人而謂之。尹者以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
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
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五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
與同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分王之甥

是結與周室為昏姻也八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
 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由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言姬姑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
 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
 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姓也孫毓云尹氏姑氏衰世
 舊姓豈必能賢案篇義田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
 衰世為難矣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
 蔓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擊厲也擊
 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蔓螿蟲也尾末捷然似
 婦人髮末曲上卷然鄭當亦裂音列卷音權注及下
 同蔓勑邁反又勑界反蠶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蔓
 短尾為勑勑音虛伐反擊海寒反螿音釋本又作蔓
 呼莫反捷其言反又音虞失書音義云我不見今言
 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變上時掌反

從之邁

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見士女此飾

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從古人

至之邁。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

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

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蠶之尾言其容儀有法

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士女如法是

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

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鄭唯以垂帶如擊裂

為異餘同。厲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為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垂者。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蔓將外物也。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也。如厲如擊厲者謂如桓也。以蔓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擊厲者謂如桓也。二年左傳云擊厲游纓也。彼服虔以擊為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擊華女擊絲注二擊小囊盛悅巾者男用韋女用緇有飾緣之則是擊裂與詩云垂

彼

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縹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
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正有飾緣之垂而紀子帛名
裂鞶以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曰其父死於
裂縹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未尾捷
路已為蔓尾言蔓尾有毒也故以為髮無髮而有曲者
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飲髮無髮傍不可斂
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髮下皆無然
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髮故言士女
字。○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
此飾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
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
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卷之髮則有旗傳旗揚也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

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坊卷此髮也髮

於禮自當有旗也旗枝旗揚起也也我不見今

何時矣云肝病也思之甚云何一我今已病也

俱反肝喜匪伊至肝矣。正義曰此一小上章之文故
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
初直不悅後更苑結故欲自殺而未也所以為病為
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君

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其不但憂思

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思自心嗣采綠四

句至曠者。正義曰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
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

於雅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
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本不
從君子皆非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
所不責故知禮人送迎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
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雖夏
思之情可閱而欲從之語為非
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躬傳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

曰躬傳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

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躬弓六反注本或一

易以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傳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

不容飾傳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終日象笄今曲卷

其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同又眷勉反沈其言反疏終朝至歸沐毛以為言

能滿其一躬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婦人以興此

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憂思之甚也薄容飾今不洗沐

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

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同由無君子故也鄭

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興為異餘同傳興也至曰躬

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興與終朝者曰

終竟於朝故至於食時也躬傳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是

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傳曰解所以曲者禮婦人也
以田漁之婦則燕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
在夫家當笄此象骨之義曰解所以曲者禮婦人也
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為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而

待之此我義勢終朝采芣不盈一簪衣蔽前謂之

所加非經言也云藍染草也。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

期六日不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云婦人過

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月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

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音占詹終不

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

不至尚以為恨况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

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為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

為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前衣蔽膝也。藍染

草。正義曰以藍可以染情故淮南子云青出於

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

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

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文馬婦人之思夫必過

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

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

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

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

御則不然故內則注云日一御者侯制也諸

九女姪弟兩而御則二日次兩侯則四日次夫

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日為諸侯制非大夫以

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學之

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下九而御於王凡羣妃

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宜後

人當一夕三人當九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

云自墜後反之孔子云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

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
之數為夫子御日之文
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
也夫人自然三人當一
當故云然亦者亦聖之
之言以證之後皆取其
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
婦從卑者起由準此也
後先尊至聖而夫人三
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
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
至憂思。正義曰箋解婦
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
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
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
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
時所以為憂思也
五月之子

于狩言韋其弓之于于釣

言綸之繩

云之子是子

謂其君子也于仕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
從之為之韋弓其止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今恐

曠自恨初行時不然。符尺救反韋勅亮反發也沈

倫繳音灼亦作故同與音。婦人之子至之繩。正義曰

餘下同為于為反下同。婦人之子至之繩。正義曰

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往待

與我當與之韋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韋中也

是子之夫往釣與我當與之弛弓納于韋中也

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梅本不然。綸
釣繳。正義曰釋言云綸也則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
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
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也則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
也說文云綸生絲縷也則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云觀

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鈞必得鈞魚是

云其多者曰其衆雜魚乃衆多矣觀古玩反注同韓

詩作觀技其鈞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

其綺反符鈞故此又說其鈞之技上兼有符此

偏言鈞者因上鈞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

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鈞非謂役中時也俗本

作觀觀誤也定本集註並作多

采總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

臣廢此恩澤事業也上照古報反下同召

也幽王不能友陰雨以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

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臣之廢職由君

失所止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

恩惠下以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以君之

膏故言一膏潤也此故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

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宣

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見

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

不能行則召伯時為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

公康公

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

士是也

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為二伯以兼卿士耳

時也

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

羣臣廢此

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並言焉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傳

興也芄芄長大貌

云興者喻

天下之民如黍由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

之有陰雨之潤

芄浦東反一音法以雅反長張丈反

悠悠南行召伯勞

之傳悠悠行貌

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

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

說以先之

勞力知報反注及下篇注同營謝一本作管謝邑將徒役一本作將師旅來音賚說

音悅又

芄芄至然力之正義曰言芄芄長大者是始說反

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

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

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

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

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

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

又刺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嵩高言王命

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入與四章肅肅謝功

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

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

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閱其勤勞

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

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

既集蓋云歸哉

傳

任者輦者車者牛者

傳

云集猶成

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

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

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

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運與反律
音運輓音晚傍薄浪反為于為反
行爲德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謂有
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召伯
所爲南行之事既成謂管謝畢召伯則告之云可
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
止臣發其事故刺之
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
諸言蓋猶至止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孝經
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
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
陳四事故爲皆也下章美召伯管謝之功任輦車牛
是轉運所用故管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
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爲二故箋以任
爲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
提荷隨其所在摠之皆爲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云
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

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
車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
文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
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
既云將車者牽之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
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
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
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
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
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罪隸之
文參之知牛爲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反以刺
詩故刺今王使人行役嘗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
知故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
云步行曰徒召伯管謝邑

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

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師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士衆從才用反一本作傳徒行至旅者。正義

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

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

云徒御不驚以徒為輦者也此與上我輦異章故知

徒行也。召伯至旅御。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

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五旅為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

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杜預云謂朝肅肅謝功

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好之事也

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

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傳謝邑也云肅肅

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之貌征行也美召伯治

邊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原隰既平泉

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傳王治曰平水治曰清

箋云召伯管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

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

心安。治直吏反下傳王治至曰清。正義曰此

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傳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

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一句是也言小人在

在位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
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
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

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

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

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

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難乃多

反又被備反反庇必利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傳云思在野之君

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樂音洛隰桑至如

注下皆同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傳云思在野之君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傳云思在野之君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傳云思在野之君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傳云思在野之君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傳云思在野之君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傳云思在野之君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傳云思在野之君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傳云思在野之君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傳云思在野之君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傳云思在野之君

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無者多矣若臨有萋楚不必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濕曰隰

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隸

之實然者也隰桑有阿其葉有沃傳沃柔也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傳幽黑色也於

於於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傳膠固也云君子在位

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音交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

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

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藏鄭子郎誨乎孔子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

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驗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

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申姜姓之國也褒

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

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華音花取七

為于偽反適音的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

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

也幽王之后褒姒也。以幽王初取申女，以為后。後得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效之，皆以妾為妻，以支庶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作白華之詩。以敗亂皆幽后所致，故幽王所為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為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王刺后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為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八章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為此行則為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申姜至正故。正義曰：欲明申為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以申褒皆為王后，故辯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孽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也。孽故孽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為栱。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適子當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為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既以妾為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太子故為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

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為菅管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為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

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為孽將至

滅國。菅音奸漚烏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之子

之遠俾我獨兮。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

外我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

褒姒諧申后之子宜答宜答奔申。遠于願反下注

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詠白華至獨兮。毛以為

又反諧側鳩反答音亟。詠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為

管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絮白相束而成

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

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絮白之謂今

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老

而無子兮是不以絮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菅茅之不

如也。鄭以為言人既刈白華已漚為菅柔韌中

今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

不堪用也。以興王既聘申女已立為后禮儀充備兮

何為更納褒姒。褒姒之今以褒姒代申后則姒而將

滅國也。龍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韌菅故以

為喻餘同。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

言疏

六

菅音奸漚烏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

○

○

○

○

○

○

○

○

○

○

○

○

遠于願反下注

詠

詠

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為

二者以絮白相束而成

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

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

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

而無子兮是不以絮白恩

如也。鄭以為言人既刈

今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

何為更納褒姒。褒姒之

為喻餘同。白華一名野

是茅菅類也。漚之柔韌

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

之子

之遠

我獨

兮

外我

不復

答耦

我意

欲使

我獨

也

老而

無子

曰獨

後

褒姒

諧申

后之

后禮

儀備

任妃

后之

事而

更納

褒姒

褒姒

為孽

將至

滅國

之子

之遠

俾我

獨兮

外我

不復

答耦

菅音奸漚烏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

又音轟任妃后音壬一本作任王后

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

遠于願反下注

詠

詠

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為

二者以絮白相束而成

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

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

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

而無子兮是不以絮白恩

如也。鄭以為言人既刈

今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

何為更納褒姒。褒姒之

為喻餘同。白華一名野

是茅菅類也。漚之柔韌

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

之子

之遠

我獨

兮

外我

不復

答耦

我意

欲使

我獨

也

老而

無子

曰獨

後

褒姒

諧申

后之

后禮

儀備

任妃

后之

事而

更納

褒姒

褒姒

為孽

將至

滅國

之子

之遠

俾我

獨兮

外我

不復

答耦

菅音奸漚烏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

又音轟任妃后音壬一本作任王后

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

遠于願反下注

詠

詠

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為

二者以絮白相束而成

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

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

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

而無子兮是不以絮白恩

如也。鄭以為言人既刈

今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

何為更納褒姒。褒姒之

為喻餘同。白華一名野

是茅菅類也。漚之柔韌

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

之子

之遠

我獨

兮

外我

不復

答耦

我意

欲使

我獨

也

老而

無子

曰獨

後

褒姒

諧申

后之

后禮

儀備

任妃

后之

事而

更納

褒姒

褒姒

為孽

將至

滅國

之子

之遠

俾我

獨兮

外我

不復

答耦

菅音奸漚烏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

又音轟任妃后音壬一本作任王后

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

遠于願反下注

詠

詠

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為

二者以絮白相束而成

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

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

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

而無子兮是不以絮白恩

如也。鄭以為言人既刈

今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

何為更納褒姒。褒姒之

為喻餘同。白華一名野

是茅菅類也。漚之柔韌

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

之子

之遠

我獨

兮

外我

不復

答耦

我意

欲使

我獨

也

老而

無子

曰獨

後

褒姒

諧申

后之

后禮

儀備

任妃

后之

事而

更納

褒姒

褒姒

為孽

將至

滅國

之子

之遠

俾我

獨兮

外我

不復

答耦

用褒妙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
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為獨也 **英英白**

雲露彼菅茅 **傳** 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

無微不著無不覆養 **箋** 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

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妙使

申后見黜 **詩** 英如字韓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傳** 步行

猶可也 **箋** 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

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祭周

厲王發而觀之化為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

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

謂褒妙 云夏尹雅反紫士其反沫也又尸醫反 **必計**

反 **師** 英英至不猶。毛以為上既言王不以禮已失

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成是

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

菅茅天何為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

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

為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為菅之白茅使與

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蒼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為后之

褒妙合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妙以惑周若雲之

於周時是此行此艱難之妖久矣將至於滅國乎不
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不
傳 英英至覆養。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為白雲
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
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
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

合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霑是天地之
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
覆養巨細皆潤之故管茅悉蒙養也。白雲至見
黜。正美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管喻寵廢妙而
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為管之茅使
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衰妙使申后見黜
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傳步行猶可。正義曰
舉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
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
於我身不我化之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
毛說。天行艱難。天行至衰妙。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
喻天生衰妙衰妙從來為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
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
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非人所能拒而令王圖之者
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改脩德行則可妖變
為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興滅實有天期要忠
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
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

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檠弧箕服
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
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人也
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
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漿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
告之龍亡而漿在積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漿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幃而
謀之化爲玄龜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
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
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
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于王而嬖是女使至於爲
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章昭注曰褒人褒君共處
曰同二君二先君也漿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
之末流彘之歲也裳正幅曰幃謀謹呼也龜或爲玃
玃蜥蜴也毀齒曰齒未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
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开也由此言之昭以龜非陸

詩流一五

地之物故云或為蛇蜥也以其言未故為流氣之
 歲若流無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
 紀以為幽王三年變襄妙襄妙十二年十四若然則宣王
 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而生其生在
 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為共和十四年而
 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為五
 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
 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
 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
 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滌池北流浸彼稻田傳** 滌流

貌箋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
 於申后滌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 皮休二反

浸子鳩反字亦作寢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云碩大
 殖市力反鎬戶老反

也妖大之人謂襄妙也申后見黜襄妙之所為故憂

傷而念之 嘯音歎本亦作嘯妖古卯 北流 正

義因以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則
 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
 喻王無恩於申后滌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日
 所覩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
 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
 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
 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
 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
 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溉灌故
 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溉灌
 引豐水亦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 碩大
 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 碩大
 至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襄妙襄妙而念之是念其
 為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
 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傳意

當與推薪桑薪印烘于烘傳印我烘燎也烘炷竈也

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

養饁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

炷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

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是反。樵但焦反印五綱

洪說文巨凶甘凶二反孫炎音恭熤市林反燎音了

又力弔力召二反炷音恚又丘弭反郭云三隅竈也

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頰反何康瑩反顧野王

口井烏攜二反炊昌垂反注同饗於恭反饁尺志反

爨七亂反食音嗣炤音照卑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如字下又卑兮反并注同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以炊爨云我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

所也。以興幽王聘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為后反黜之

使為卑賤之事而已申后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

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為卑賤非其宜矣申后

之見黜衰妙之由故惡衰妙言彼妖大之人衰妙由

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傳烘燎至養人。正

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烘

炷也舍人曰烘炷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

炷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竈上亦然

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以桑薪為善比之申后言宜



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為前也箋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

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

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宮中而欲外人不知亦不可止見賢通反

念子慄慄視我邁邁傳邁邁

不說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慄慄然欲

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反云慄七感反說文七倒

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乎吠反又享葛反

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說音悅

下疏鼓鍾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鍾于宮

也疏內其聲必聞于外擊鍾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

后而使天下之不效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

也疏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

今于幽王之惡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憫何為王

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說其所言乎此言至所

言。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為王所不悅者唯申

后耳故以我為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為幽王慘慘

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

邁是不悅也有鷺在梁有鶴在林傳鷺禿鷺也箋云鷺

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鷺之性貪惡而今在梁

鶴絜白而反在林與王養褻奴而餒申后近惡而遠

善鷺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禿吐木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疏有鷺至我心正義曰有禿鷺之鳥在於魚

鶴也皆以魚為美食鷺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

鶴之鳥絜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褻奴之身

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襄也申也皆以
后為尊責褻妙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
反卑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
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鴛也至遠善
。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鴛鴦在陰是善
鳥也故喻申后鴛實惡鳥以興褻妙今鴛言梁鶴言
林是舉鴛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為
美食為喻也既以食為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褻妙
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
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 鴛鴦在

梁戢其左翼 云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

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

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別

反下段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云良善也王無答

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令力

至其德。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

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

翼之下為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

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義故能禮

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為不卑下申后以成夫

婦乎之子幽王反無答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

而二三其行以為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

失鴛鴦斂翼相下之義也。斂左至家道。正義

曰言斂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

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
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
以成家道也此經戢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
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辯其
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
下女之禮者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有扁
兌上咸為夫婦之卦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有扁

詩疏

三

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

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

然今也黜而卑賤扁邊顯反之子之遠俾我疪兮

傷疪病也箋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禮反又疪

支疏有扁至疪兮。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觀

反疏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

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

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

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扁扁至履石。正

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

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為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

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

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言

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

也即此詩有扁斯石履之

白華八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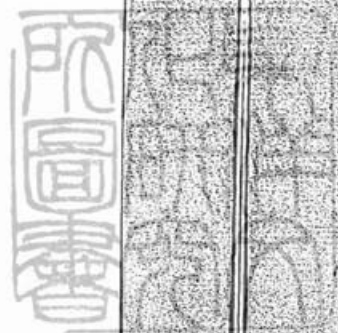


詩經卷之十五

十五

朱氏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3038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絲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微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

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

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

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絲。絲蠻而延反。下如字。飲

皆同注如字介音界

疏。絲蠻三章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絲蠻詩者周之微

賤之臣所不以刺當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共行不肯飲食。載之謂在道因乏渴則不與。飲則不肯與之。食不載之。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昏亂所致。故作是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為已困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為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敘其為亂之意。於經為摠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不肯飲。食載之為三章下四句。是也。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為二散。曰以微兼故畧之。以便文。○微臣至刺之。○正義曰。以微兼故畧之。以便文。○微臣為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亂世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為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祿薄或困。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以士為末介。以士為末介。資財則當賙贍之行。士為末介。以士為末介。以士為末介。

介者以為賓而作介。猶為主而作擯。以聘禮及義皆言士為紹擯。繼於卿大夫之末。為不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

黃鳥止於丘阿 興也。縣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

鳥止於阿人止於仁。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

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

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處昌道之云。

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之常故隨文為次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禮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左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與我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左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倅言

帛繻黃鳥止于丘隅

云丘隅丘角也豈敢

行畏不能趨

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

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

憚徒旦反下同

飲之

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繻繻黃鳥止于丘

側

云丘側丘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

云極至

也如字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繻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

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宰不

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饗餼許氣 **瓠** 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正義反腥音星 **瓠** 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

也。以在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之物而不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蓋之薄下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

○云牛羊豕至賓客。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天官內外饗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外內饗之饗，亨芻肉之名，故熟曰饗。既為熟，則餼非熟矣。僖三十二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也。曰餼謂生肉未煮，煮也。既有饗餼，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義與牽相對，故餼為腥，其實餼亦生肉。哀二十四年

○傳云：管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而不與牽饗相對，故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經陳獻酢與賓客為禮，故知不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幡幡瓠葉

貌，庶人之菜也。**○**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

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

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

人享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

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

子以朋友講習。**○**幡乎頰反，亨普庚反，注同。菹莊魚

反，行下孟反，兌徒外反，易卦名也。訓

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

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言

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注為酌名故○兔也

同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本

作魚白交反燔音煩近附近之近下還嫁反

至獸之毛以為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

兔雖微耳尚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酒為飲

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

賓以行禮也鄭唯斯官謂白頭為異餘同○

不用故刺之鄭唯斯官謂白頭為異餘同○

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崔以

至獻奏○正義曰地斯封人云毛炮之曰炮當

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八珍之禮傳直毛炮之

而炮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毛炮之也毛當

故刺之鄭唯斯官謂白頭為異餘同○

故言獻奏也○言如斯白兔首之正義曰斯以

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為兔首之字當作鮮以

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為斯者齊魯之間其

明其微薄也炮之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之

酒先為薦羞者因進此酒蓋於賓也飲酒之禮



詩經卷之三

子金

禮故先述道羞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
 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
 不應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
 每酌言言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人依
 準士禮立賓主為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
 充為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於上章解之者以前
 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然則
 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禮故亦云酌
 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人**有兔斯首燔**
 執驚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 炕火曰炙酢報也

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

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苦浪反何洗又若即反

烝 於火上以炙之 正義曰烝舉也謂以物貫之而

主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
 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
 若割截而柔者則鬻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此皆謂
 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

之君子有酒酌言酌之傳 酌道飲也 爰云主人既卒

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勤酒 市 酌

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同復 酌 酌道飲 正義曰

先自飲以導之 此舉酌之初其實飲訖進酒於賓乃

謂之酌也 主人至勸酒 正義曰傳以酌為賓而

飲嫌其謂主人自飲為酌故辨之主人既卒酌為
 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酌猶今俗人
 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
 酌之箋皆准卿飲酒燕禮而為說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傳荆謂楚也

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反漸漸土衛

亦作漸漸下同狄徒歷反本或作程反音畔將率

上子亮反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反音畔將率

於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行字鄧音了疏漸漸之

本又作藜士卒尊忽反下篇士卒同疏石三章

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

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無道西戎北狄共違叛之

荆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

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

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為上故稱下

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下

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

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

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

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

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之為六句之總三

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為六句之總三

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

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

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

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傳荆謂楚也

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反漸漸土衛

亦作漸漸下同狄徒歷反本或作程反音畔將率

上子亮反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反音畔將率

於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行字鄧音了疏漸漸之

本又作藜士卒尊忽反下篇士卒同疏石三章

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

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無道西戎北狄共違叛之

荆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

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

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為上故稱下

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下

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

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

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

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

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之為六句之總三

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為六句之總三

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

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

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

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

作荆者非為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

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
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
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
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鄒舒庸又有
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
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謂士卒
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高峻 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

疆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

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云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

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

之朝於王 漸漸至朝矣。毛以為此時戎狄已叛

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

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我狄而巳又其武人將率以役

相朝矣。鄭以漸為漸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

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疆不可得而伐矣其

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悠悠然而長遠維其邦

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

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

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異鄭
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為一
事鄭以勞為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
與鄭同勞矣當為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成役

不
息
乃
更
漸
漸
之
高
石
長
遠
之
山
川
維
其
勞
苦
也
疏
云
篇
義
言
役
人
久
病
於
外
故
經
曰
山
川
悠
遠
維
其
勞
病
矣
此
皆
以
上
四
句
並
為
征
戎
狄
而
言
俱
是
述
毛
為
說
傳
意
或
當
然
也
下
篇
若
之
華
序
曰
西
戎
東
夷
交
侵
中
國
師
旅
並
起
何
草
不
黃
序
曰
四
夷
交
侵
用
兵
不
息
此
序
言
戎
狄
叛
之
明
其
亦
伐
戎
狄
傳
又
摠
而
注
之
則
王
孫
之
言
非
無
理
矣
故
據
為
毛
說
若
然
卒
章
上
四
句
毛
則
分
之
者
以
豕
之
與
月
天
地
不
同
故
分
之
則
此
山
川
事
類
故
并
之
豕
之
與
月
天
地
不
同
故
分
之
則
此
漸
高
者
以
序
唯
言
戎
狄
疆
不
可
伐
也
知
非
戎
狄
之
國
高
山
者
以
序
唯
言
戎
狄
疆
不
可
伐
也
知
非
戎
狄
之
國
歷
其
國
之
高
山
又
荆
舒
之
地
山
川
悠
遠
而
尚
伐
之
不
得
得
言
戎
狄
山
高
不
可
伐
故
以
喻
其
衆
疆
也
維
其
高
矣
還
是
漸
漸
之
石
高
也
則
知
維
其
勞
矣
是
山
川
悠
遠
之
勞
勞
也
故
曰
山
川
者
荆
舒
之
國
所
處
其
道
里
長
遠
邦
域
又
勞
勞
廣
闊
說
此
者
言
其
不
可

以
下
云
武
人
東
征
不
皇
朝
矣
必
上
有
難
征
之
事
乃
可
言
不
能
正
之
不
得
不
言
荆
舒
故
知
山
川
悠
遠
是
荆
舒
之
地
為
下
事
發
端
也
不
并
以
四
句
為
下
事
之
端
首
以
序
云
戎
狄
叛
之
經
亦
當
有
其
事
不
得
全
無
所
陳
故
以
上
二
句
充
之
也
卒
章
不
分
之
者
以
序
云
命
將
率
東
征
則
荆
舒
之
惡
為
甚
是
詩
所
主
言
而
下
章
文
勢
接
連
上
言
涉
波
下
言
滂
沱
俱
是
水
事
明
其
共
為
一
喻
故
皆
以
為
荆
舒
焉
武
人
至
於
王
○
正
義
曰
以
序
云
命
將
率
東
征
見
王
之
辭
序
云
役
久
病
於
外
明
其
所
將
之
人
罷
病
不
能
正
之
使
朝
故
言
將
率
受
王
命
東
行
而
征
伐
人
罷
病
必
不
能
正
荆
舒
使
朝
于
王
王
肅
云
武
人
王
之
役
人
罷
病
而
相
朝
此
自
王
肅
之
說
毛
意
無
以
見
其
為
然
正
以
詩
中
諸
言
不
皇
多
為
不
暇
故
存
其
說
代
毛
耳
凡
諸
侯
邦
交
有
相
朝
之
法
此
將
率
當
是
王
之
公
卿
不
得
有
相
因

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為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為長矣

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傳卒竟沒盡

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

處何時其可盡服反嵬五回反本作危處昌慮反下

同武人東征不皇出矣箋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

於王統漸漸至出矣毛以為時遠征戎狄戎役罷

登之維其終竟言當編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開

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由行

不可徧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

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卒若不暇出而相與

為禮也鄭以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嵬

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

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伐之

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征之

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傳卒竟沒盡正義

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詁又

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問故沒為盡也

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文異者維其言已

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傳卒者至

盡服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

故讀為卒釋山云卒者匪屨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

者箋云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

雅為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亦有豕

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此

白蹄丞涉波矣傳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

水波箋云丞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

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繪牧之處與

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繪牧之處與

衆豕涉入水之波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

賤之故比方於豕雨。躡音的都歷反。丞反。將久。一本作天。將雨能奴。代反。本又。

作耐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孩古哀反躁子到反

離力智反繪在陵反爾雅豕所寢曰繪方言作繪從

木音同連音連一本作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畢囑

也月離陰星則雨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

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

之滂沱疾王甚也角。滂音即反沱徒何反注同囑直

武人東征不皇他矣云不能正之今其守職不下

王命。音沱。他。有豕至他矣。毛以為此時征伐戎狄

水之波薄之處矣是在地為將雨之徵也又值月更

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以疲病

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為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人將

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他

事矣故不得相朝為禮也。鄭以為荆舒之人似衰

豕其君猶白蹄者豕之性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蹄者領

其衆豕離其糞牧之處涉入於水波濊矣以興荆舒

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矣豕

羣豕自能此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沱矣

王又為不善之政以加陵之矣荆舒既被此政彌疆

梁而難服武人難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為他矣豕

犯王命是為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為他矣豕

豕至水波。正義曰豕豕釋獸文釋詁云豕進也豕

進涉是訓。亦為雨徵也。故云。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為雨徵。類之。則此亦為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并於豕。正義曰。豕。衆釋。詰文。豕之勞苦也。○豕。性。能。水。言。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荆。舒。之。難。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蹄。皆。白。豕。難。禁。制。喻。荆。舒。之。難。制。服。也。蹄。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主。為。釋。詩。白。中。言。豕。白。蹄。疾。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蹄。名。之。為。駭。是。躁。疾。於。餘。豕。故。云。則。豕。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豕。字。異。義。同。釋。獸。於。豕。之。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豕。所。寢。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為。檜。某。氏。曰。臨。淮。之。謂。野。豬。所。寢。為。檜。李。巡。曰。豬。臥。處。名。檜。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檜。牧。之。處。復。衆。豕。涉。入。水。之。波。連。矣。繪。與。檜。音。義。亦。同。荆。舒。之。人。勇。悍。捷。敏。者。謂。土。俗。民。人。勇。而。剽。悍。其。與。檜。音。義。亦。同。荆。舒。之。人。速。以。其。性。輕。故。好。叛。難。禁。制。也。其。君。儻。白。蹄。之。豕。言。其。民。猶。衆。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



之。老。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子。上。下。相。敬。是。禮。義。也。以。荆。舒。比。之。故。賤。之。此。方。於。豕。以。其。餘。與。喻。立。文。簡。隱。此。云。有。豕。正。是。指。斥。辭。有。憎。疾。之。旨。故。知。有。賤。之。意。○。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即。言。俾。涉。沱。而。雨。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雨。也。為。木。妃。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好。易。北。宮。妃。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雨。曰。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又。哲。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為。水。聖。由。思。也。為。土。故。五。行。傳。以。視。也。為。火。謀。由。聽。也。為。水。聖。由。思。也。為。土。故。五。行。傳。以。視。也。為。火。謀。聽。思。為。次。鄭。由。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

為雨也。陽金氣也。扶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易也。煥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為風。以此知風土雨木皆從土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已性也。此庶徵塞。煥曰。明也。加之。以陰。則為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極秋。緯之。文。即。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為。當。餘。甚。謬。矣。失之。於。書。傳。也。○將。有。至。王。甚。○正。義。曰。此。與。上。相。接。為。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是。不。彌。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叛。加。以。王。之。善。是。彼。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唯。此。而。已。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從。天。為。大。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為。不。善。然。後。荆。舒。背。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猶。物。之。萌。牙。漸。而。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沱。是。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王。之。甚。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使。也。

不能至王命。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橫為餘事。棄其所守。干犯王命。定為他矣。故知不能正之。命其守職。不干王命。即干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蒼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

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

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音韶。草名。華

音花。距音巨。難乃旦反。○蒼之華三章。章四句。至下之難。同近附近之近。○是詩。○正義曰。言西戎

東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
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句
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閱周室之將
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
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
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
傷之事故言因之饑饉於下明其彌是可傷各自
為義次也。○師旅並至危亡。正義曰以四夷
在中國之外從外內傷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
師旅並起者非一之師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
或出師或出旅以助之距我與夷也周禮制諸侯
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
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
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
知大夫將師出見我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逢
之經云知我如此不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
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我狄交侵而

哲之華其黃矣

傳

興也若陵若也將落則黃

云陵

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侯之
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共音云沈音運夏心
之憂矣維其傷矣。云傷者謂國日見侵削。○華至

之憂矣維其傷矣

云傷者謂國日見侵削

華至

傷矣。○正義曰陵若之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
共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強國盛
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若幹特立矣
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忍



傷生逢今世。○鄒唯以華衰為異言。陵苕之上黃華。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興周室之外諸。夏其師既已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猶諸夏已病而王臣未發明。朝蔽既衰。出亦敗矣。同。○傳華落葉青然。○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不。盛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眾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為諸侯未敗。此為已敗。下所以言亡為事之漸也。宣王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疆盛。則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傳京師至出見。○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其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為朝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詩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

其甚。○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為我。王以達時多難。非已所為。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為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已不用生生。非已所裁。而以生為恨。故知已。○傳羊墳首三星在雷。○傳羊牝羊也。自傷逢今世也。○傳羊墳首三星在雷。○傳羊牝羊也。墳大也。雷曲梁也。寡婦之笄也。羊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雷言不可久也。○傳云無是道者喻周已棄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笄之中。其去須臾也。○傳子桑反墳扶作雷牝。頗忍反笄。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音苟復扶又反。亂日多。○傳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

饑饉與乏少無可以飽之者治直吏反鮮息反疏至詳羊

飽○毛以為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詳羊而責其大

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

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鬪之中其

去斯頌不可久也於亂世之食而飢入於治世豐食而

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

○鄭下二句為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

此士卒之人於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之少無可以

飽之是所以可也○詳羊至可久○正義曰釋

畜云羊壯粉牝解破知詳羊牝羊也墳大釋詰文牝

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

隨天運晝夜一問魚答之間暫見心星之光耀須臾

即過故言不可久也○○無是至須臾○正義曰以

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國

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

○今者至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何多

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茗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音佩疏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上言下

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

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

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虎兕及

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

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

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緇之月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玄赤黑也
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為正物生色
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
月為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
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字
曰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
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於書齊及
王制文彼言者宜為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
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
者同故謂之於也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
之有鰥在下於與鰥古今字。古者至民乎。正
義曰隱五年穀也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
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
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暮年不歸是為非民言其不
厚之也。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虎野獸也曠空也。
云兕虎比獸也。履反。兕係。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疏。

至不暇。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
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
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
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傳兕虎野獸。正
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
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為
鎧釋獸云兕以牛其氏曰兕牛斤郭景純云一角
青色重千斤是也。兕虎比獸士。正義曰序云
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
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
也。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傳芄小
獸貌棧車役車也。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
者。芄薄紅反沈又扶東反棧。有芄至周道。正
士板反輦者一本作輦車。義曰有芄芄然而
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
我有芄之輦車入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為行彼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周道之上常在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
言凡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
車故云棧車役車。○孤草至輦者。正義曰以上
言率彼曠野而此又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孤草行
草止故比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
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
輦注云輦人執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爲蕃營是行止
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入故知此輦
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
胡奴車周曰輜車車一斧一斤一鑿一種一鋤周輦
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八而輦殷十八人而
輦周十五人而輦是年行必有輦皆入輦以行也。春
官巾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輿此不同亦入輦以
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之言服辛五乘有士乘棧車
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以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
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也。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

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
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
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爲名
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
輦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
車耳有棧是車狀非土所乘之棧名也。

何草不葺四草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一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

文王之什詩訓詁第二十二

毛詩大雅

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

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

立周邦于况反疏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至作

立周邦于况反疏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至作

其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